



# 神會和尚論本有今無

智 銘

如來藏與無明都在阿賴耶識中，楞伽經說：「如來之藏，是善不善之因……為無始虛偽惡習所熏故，為名藏識。」這藏識中的如來藏與無明煩惱性是怎樣的關係？佛性——如來藏在藏識中所居的地位如何？如何將被無明煩惱性熏染了的佛性——如來藏解脫出來，及其解脫的先後次序如何？諸如此類的問題，就成了各論家分門立宗論說的大事。他們的論說，越論越繁瑣、越複雜。這在訓練學者的思惟法則方面說，確實能滿足需要，因此，使一些富於思想的學者所津津樂道。但對一般行者來說，有的人能入不能出，花了一輩子的功夫，還找不到門路。有的人甚至連其門亦不知由何而入。所以大家都不敢貿然入門，老老實實地勤念着「阿彌陀佛」了。

神會和尚對於佛性與煩惱性的關係，在他的「問答雜徵義」內，有很簡明的說法。

在藏識中，究竟以佛性為本呢？還是以無明煩惱為本呢？有些人以涅槃經第九「菩薩品」內有：「文殊師利言：『純陀心疑如來常住，以得知見佛性力故。若見佛性而為常者，本未見時，應是無常。若本無常，後亦應爾。何以故？世間物本無今有，已有還無，如是等物，悉皆無常。』」因而認為佛性非本有，是無常，無常即煩惱，故煩惱為本。神會和尚對這個說法，有所懷疑，他認為：

「文殊所騰純陀疑者，即疑佛性非常住法，不問煩惱。何故古今大德皆斷煩惱為本，所以生疑。」

經中有「本有今無，本無今有。三世有法，無有是處。」一偈，這一偈被許多人引為「佛性本無」而「煩惱本有」的例證。

神會和尚對這首偈有下面的解釋，他說：

「據涅槃經義，本有者，本有佛性。今無者，今無佛性。……言今無佛性者，為被煩惱蓋覆不見，所以言無。本無今有者，本無者：本無煩惱；今有者，今日具有。縱始恆沙大劫，煩惱亦是今有。『三世有法，無有是處者。』所謂佛性不繼於三世。」

神會和尚的這一解釋，說明佛性是本有的，煩惱是今（後）有的。佛性是常法，不被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」的三世所分割，煩惱是有法，故有三世之分。

煩惱雖為今有，但在藏識中却與佛性同時存在。雖同時存在，但佛性是常，無來無去，猶如虛空。而煩惱是後有者，是生滅法，是染污法。它附着於佛性，染污佛性，蓋覆佛性。神會和尚將佛性與煩惱的關係，舉了個譬喻來說明。他說：

「譬如金之與鑛，俱時而生。得遇金師，爐冶烹鍊，金之與鑛，當各自別。金則百鍊反精，鑛若再鍊，變成灰土。涅槃經云，金者喻於法（佛）性，鑛者喻如煩惱。諸大乘經論，具明煩惱為客塵，所以不得稱之為本，若以煩惱為本，煩惱是暗，如何得明？涅槃經云，只言以明破暗，不言以暗得明。若暗破明，即應經論自共傳。經論既無，此法從何而言？若以煩惱為本，不應斷煩惱而求涅槃。」

由這個譬喻，他認為佛性本自有之，原本潔淨光明，後被煩惱塵所覆蓋，故煩惱非本。為使佛性恢復其本來面目的潔淨光明，就必須有「金師」的「爐冶烹鍊」。這就是說，行者要悟道，必須先遇「金師」——佛及佛法、僧。經正聞熏習的過程（爐冶

烹鍊），才能使佛性顯現，所以「外鑠」的機緣非常重要。先經正聞熏習的外鑠，用以啓發自我的智慧而行「內鑠」。這就是他覺而後自覺，自覺而又覺他，以致於覺行圓滿。

因有「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」的經句，所以有人主張「煩惱即涅槃」。佛的本意，是叫行者只要正聞熏習佛法，顯現佛性而入涅槃，不要作意去斷煩惱。因為，作意去斷煩惱，「作意」的本身就是煩惱。這麼一來，煩惱永無終盡，何日而得入涅槃？所以「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」之句，應作如是解，並非叫人帶着煩惱而入涅槃，「煩惱」更不就是「涅槃」，「涅槃」中沒有「煩惱」，是以，神會和尚說：

「若指煩惱即是涅槃，不應勸眾生俱修六波羅蜜，斷一切惡；修一切善。以煩惱爲本，即是棄本逐末。涅槃經云：『一切眾生本來涅槃，無漏智性本來具足。譬如木性、火性俱時而生，值燧人鑽搖，火之與木，當時各自。』經云木者，喻若煩惱；火者喻若佛性。涅槃經云：『以智火燒煩惱薪。』經云：『智慧即佛性。』具有此文，明知煩惱非本。神會和尚的這段話，將佛性與煩惱二者本末的關係，剖析得非常清楚，故佛性是本，煩惱非本。

涅槃經第十五梵行品有云：

「本有者，本有煩惱。今無者，今無大涅槃。本無者，本無摩訶般若，今有者，今有煩惱。」

這段經文，是站在煩惱色身的立場來看煩惱與涅槃，站在煩惱的立場，所見者盡是煩惱，說裏有大涅槃；站在煩惱的立場，所見盡是愚癡，那裏有摩訶般若？如掘出的礦石，只見是一堆礦石而已，那裏見有真金。所以才說「本有煩惱」、「今無大涅槃」；「本無摩訶般若」、「今有煩惱」。神會和尚對這段經文，有非常明確的解釋，他說：

「爲對五蔭色身故，所以說煩惱爲本。又經云：『佛言：善男子！爲化度眾生故，而作是說；亦爲聲聞、辟支佛而作是說。』又第三十六橋陳如品，梵志問佛：『身與煩惱何者於先？』佛言：『身在先亦不可，煩惱在先亦不可，要於煩惱然始有身。』驗此經文，故知煩惱與身爲本，非謂對佛性

也。又經云：『有佛性故，得稱爲常。以常故，得稱爲本。

』非是本無今有。第十五卷云：『佛性者，無得無生。何以故？非色非不色，不長不短，不高不下，不生不滅故。以不生滅故，得稱爲本，以常故，得稱爲本。』第十九卷云：『如暗室中有七寶，人亦知有，爲暗故不見。有智之人，然大明燈，持往照燎，悉得見之。是人見此七寶，終不言今有。法性亦非今始有，以煩惱暗故不見，謂言本無今有。亦如盲人不見日月，得值良醫療之，即便得見，謂言：日月本無今有、以盲故不見，日月本自有之。』第二十五卷云：『一切眾生未來之世，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名佛性、一切眾生現在具有煩惱諸法，是故不見，謂言本無。』又第十九卷云：『有佛無佛，性相常住，以眾生煩惱覆故，不見涅槃，便謂爲無。當知涅槃是常住法，非本無今有。』佛法者非蔭界入，非本無今有，非已有還無，從眾善緣，眾生得見佛性，以得見佛性故，當知本自有之。」

神會和尚引用了許多段涅槃經文，用以說明佛性本自有之，因煩惱暗蔽，使眾生不見，經有智之人引而正聞熏習佛法，祛除煩惱暗覆，即知佛性本自有之，非本無今有也。

佛性既本自有之，因被煩惱暗覆，故而不見。如何使佛性顯現而自見之，神會和尚又舉了個譬喻說：

「猶如地下有水，若不施工掘鑿，終不能得，亦如摩尼之寶，若不磨治，終不明淨。以不明淨故，謂言非寶，涅槃經云：『一切眾生不因諸佛、菩薩、善知識指授，終不能得，若自見者，無有是處。』以不見故，謂言本無佛性。佛性者，非本無今有也。」

是故，親近佛、菩薩、大善知識，正聞熏習佛法，才能得見佛性。若不然，憑自己摸索，有如瞎子摸象，終不究竟。

神會和尚將佛性與煩惱的主、從關係，用很淺明的言詞譬喻，解釋得非常貼切經文，切合佛意。使學者頓開智慧，了知佛性，減少了許多轉彎抹角的功夫。這就是禪宗的最大特色。一個繁雜的大問題，禪宗學者三言兩語就解決了。因此，禪宗之所以歷久不衰並被世界學者所歡迎，其道理或在於此吧！